

“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：一、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。二、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”在艺术家、作家黄永玉辞世前的日子里，他拿到了作家出版社新鲜出炉的样书《还有谁谁谁》。这本全新散文集主要创作于2022—2023年，可以说是《比我老的老头》的续集或补充，两书共同构成完整的当代个人记忆史，映照出一个时代的背影。在这部新作里，百岁老人回望走过的漫漫人生路，以及一路同行的故友亲朋，讲述他们的情怀与命运、理想与归途。这些文字平静而锐利，从容而跌宕，幽默而忧伤。那些灵魂相映、肝胆相照的交往瞬间，照亮过彼此的生命，也成为不曾磨灭的记忆。

黄永玉： 走在最后的一个是我 多少老友的影子从眼前走过



黄永玉先生与斑斑、银子(摄影:比目鱼)

只此一家王世襄

王世襄兄跟朱家溍兄在下放劳动的时候，有一天经过一片油菜花地，见一株不知原因被践踏在地上，哀哀欲绝之际，还挣扎着在开花结子，说了一句：“已经倒了，还能扭着脖子开花。”

王世襄是一本又厚又老的大书，还没翻完你就老了。我根本谈不上了解他。他是座富矿，我的锄头太小了，加上时间短促，一切都来不及。

对我，他（王世襄）一定听错了点什么，真以为我是个什么玩家。我其实只是个画画刻木刻的，平日工作注意一点小结构、小特性，养些小东西而已；我是碰到什么养什么，蛇呀，蜥蜴呀，猫头鹰呀，小鹿呀！没什么体统。

他不同，他研究什么就一定要的专注，一定的深度。务必梳理出根芽才松手。生活跟学问方面，既有深度也有广度，并带着一副清醒严肃人格的头脑。

苗子去东北几年，我有个时候去看看郁风。记得第一次收到苗子寄来的明信片，苗子在上面写着“大家背着包袱，登高一望，啊！好一片北国风光……”郁风捏着明信片大笑说：“你看他还有这种心情：好一片北国风光！哈哈哈……”这老大姐忘了自己捏着的断肠明信片，自己还笑得出……唉！她一生的宽坦，世间少有！



《还有谁谁谁》
黄永玉 著
作家出版社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齐鲁晚报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郑振铎先生说：“捐不捐不要紧，它不是吴道子画的！”

两位文化界起承转合大人物的对话，再过二十来年，快一百年了，多慷慨威武。

侥幸的小可见闻

唐先生(唐生明)问：“听说你平常常出城外打猎，北京有什么东西好打的？”

“有，有，北京到冬天，麦子割了，郊外一展平，几家农屋，几树山里红柳。打得到兔子、雁鹅，居庸关一带山崖上还打野山羊……”我说。

“那太辛苦费力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平时除教书之外自己还刻木刻，小刀子对着大刻板，眼睛离板子顶多六七寸，慢慢容易弄坏眼睛。礼拜天夹着猎枪到城外走走，一目五里、十里，眼睛给调整好了，对工作和身体都有益处。”

“我也打猎，兔子、岩鹰、野鸡、鹌鹑、山羊，都打过。”他说。

“刚才你不是说过，打猎你经不起累。你怎么打得下那么多东西？”

“你忘了我是个当官的？满满一座岳麓前后山，哪里没走过？我用得着走吗？我不会坐在轿子上吗？轿夫抬起我满山走，见什么打什么，打不着后头跟着的大队护兵不会补枪吗？不会打不中的。坐在轿子上瞄准很舒服，容易屏气，枪就放在膝盖上。轿夫也见机行事，走着走着，东西一出现，马上停住脚步让我瞄准，上山打猎，要紧的是灵活的轿夫。”

梦边

小时候讲起或想到“故乡”，非常明确，没有第二个是这样子的。（包括儿时玩在一起的同伴，我们熟悉每一条腐蚀的台阶，让我们“办家家”。干净得不能再干净的街头街尾的角落。）

跟爹妈走亲戚回来，闭眼睛能摸到自己大门。

上学一路上闭眼闻得到黄丝烟铺，油炸洗沙粑粑，兵工厂，硝牛皮厂，鼻子耳朵带路，晓得走到哪里了。

如果不想当年身边的那些地方，长大在外，晚上睡不着回忆脚板走过的城，城城都不一样。山里是山里，海边是海边，一片片村子，一座座小城，一眼望不到边的中城、大城，都各有各的特别样子。听同学和朋友夸自己家乡好处的时候，都为他高兴，骄傲。

各人有各人的故乡，各人有各人甜蜜的回忆，那些小生活、小角落，永远永远不会再回来的“故乡”！

天下故乡各不相同！

我们的情感自小由那里萌发，很坚实，很顽固。

(本文节选自《还有谁谁谁》)